

國學小叢書

慎
子
校
正

王斯睿著



慎子校

正

甲戌季秋

伊吾題署



序

慎子之學源於黃老歸於刑名自漢而後其書代有散佚清四庫全書本分爲五篇後守山閣本出文不寡約近上海商務印書館景印江陰繆氏抄明慎懋賞刻本分內外篇篇各數十事末附補遺逸文校語較之四庫及守山閣本多出倍蓰然不盡道家言且有與慎到之學相背馳者疑爲後人附益今夏取繆抄明本校以守山閣本間以鄙意附加案語其有譌奪不能補正者一仍其舊懼失真也後附集說一卷於古今人論慎子學術及其書卷帙者悉皆抄內不敢就正大雅聊備初學諷誦云

爾民國二十三年秋九月含山王斯睿穎胎甫序於巢古書室

慎子校正

內篇

天有明，不憂人之暗；地有財，不憂人之貧；

「暗」下「貧」下，孫毓修據羣書治要補也。字。容按：四句見文子符言篇「暗」，作「晦」。

聖人有德

不憂人之危也。天雖不憂人，暗關戶牖必取己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憂人，貧伐木刈草必取己富

焉，則地無事也；

兩「人」字下，孫依治要補「之」字。

聖人雖不憂人之危，百姓準上而比於下，

容按：淮南覽冥篇高誘注，「準」，望也，苟子不苟篇楊倞

注「比」，謂暱狎。言百姓取合上意，而相比周於下也。必取己安焉，

容按：守山閣本「必」上有「其」字。

則聖人無事也。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

不能使人無己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之有天下也，愛之也，非敢取之也；

孫依治要改「愛」爲「受」，刪「敢」字。

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己也，則聖人無事。

「事」下，孫依治要補「矣」字。

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

兼事，則事省，省則易勝；

省上孫依治要補「事」字。

士不兼官，則職寡，寡則易守。

容按：孫依治要寡上補「職」字是也。淮南主術篇曰：「職寡者易守」。

故

士位可世工事何常。容按：「何」當爲「可」，「工事可常」，與「士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巧也，言有位可世。」對文。守山閣本作「可」，宜據改。

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繆教雖成官不足官不足則道理匱矣。此下，錢氏據治要補「道理匱」。

則慕賢智；慕賢智，則國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矣。」古者立天子而貴者，孫據治要御覽「貴」下增「之」字。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則理

無由通通理以爲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爲天下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也；立國君以爲國非立國以爲君

也；立官長以爲官非立官以爲官長也。錢氏據治要御覽六百六十六刪「長」字。容按：有「長」字者是也。呂氏春秋特君篇。「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意與此同。法雖

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錢氏曰：「治要以此句爲注文。」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鉤策爲均也。錢氏曰：御覽

四百二十九引此文，非下有「已」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願望也。錢氏曰：「字，「已」，與「以」通。」

治要作「怨」，與御覽六百三十八引此文合。故善龜，所以立公識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容按：此下，守山閣本有「度量」，所

以立公審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明君勳事分理由慧；定鼎分財由法；行

德制中由禮。守山閣本「理」作「功」，「鼎」作「賞」，「由」上並有「必」字。故欲不干時；容按：不下當有「得」字，與下五句文法

得犯法；貴不得踰親；祿不得踰位；慧不得兼官；容按：「慧」字誤，孫依治要改「士」字是也。上文凡兩

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羨賞，下無羨財。此節上孫依治要補題目「威德」二字。

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爲也，化而使之爲我，則莫可得而用。

孫依治要補

矣。是故先王不受祿者不臣。

先王下，孫依長短經補「見」字。

不厚祿者不與入。

容按：「入」下，孫依治要補「難」字。是也，「不」下當有「可」字。業師王

儀臣先生尹文子集解，引錢熙祚據治要補脫文，語曰：「祿薄者不可與經亂；賞輕者，不可與入難」。不下一有「可」字，宜據補。

人不得其所以自爲也，則上不取用焉。故

用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因」。

此節上孫依治要補題曰「因循」二字。

民雜處而各有所能者不同。

孫依治要重「所能」二字。

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

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爲資，盡包而畜之，無能取去焉。

「取去」二字，孫依治要乙。

是故必執於方

以求于人。

孫依治要作「是故不設必執一方，以求於人」。守山閣本，作「是故不設一方，以求於人」。

故所求者無一足也。

孫依治要作「無不足也」。

大君者不擇其

下，

容按：「者」字疑涉「大君者，太上也」，之「者」字而誤衍，上文「大君因民之能爲資，盡包而畜之」，大君下無「者」字，是其證。守山閣本無者字，宜據刪。

故足不擇其下則爲下易矣。

孫依治要容上補「莫不」二字。

多下謂之太上。

容按：「謂之」，孫依治要作「謂之」。

易爲下矣。

孫依治要容上補「莫不」二字。

君臣

之道，臣有事而君無事也。

「有事」，孫依治要作「有事」，刪「也」字。

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

仰成而已，事無不治。

事上，孫依治要補「故」字。

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務爲善，以先下則是代下負任蒙勞

也。

容按：「任」猶「責」也，淮南主術篇曰：「君人者，不任智能，而好自爲之，則智日困，而自負其實也」。

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爲善，以先下則不敢與君

爭善以先君矣。孫依治要「則」下補「下」字，「爭」下補「爲」字。皆稱所知以自覆掩。「稱」孫依治要改作「私其」。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亂

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賢於衆也，以未最賢而欲善盡被下。孫依治要「欲」下補「以」字。則下不瞻矣。睿按：「孫依治要刪」下」字。

是也，此言人君之智，未賢於衆，而欲以善盡被於下，則智日困而不足，非謂臣下也。下文「衰則復返於不瞻之道也」，正承此言之，則無下字明矣，宜據刪。若君之智最賢，孫依治要「若」下補「使」字。

以一君而盡瞻下則勞，勞則有倦，倦則衰。睿按：「倦」，正字當作「勞」，說文力部云：「卷，衰則復返於人，不瞻之道也。」錢氏曰：「人」字衍，此十字當一句讀。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也。孫依治要刪「也」字。是君臣易位也，謂

之倒逆倒逆則亂矣；人君任臣而勿自躬，「人君」下孫依治要補「苟」字。則臣事事矣。臣下，守山閣本，有「皆」字。是君臣之順

治亂之分，不可不察也。此節上，孫依治要補題目「民雜」二字。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睿按：疑，讀曰擬，擬僭也，漢書食貨志曰：「遠方之能疑者。」顏注：「疑讀曰擬，僭也。」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立正妻不使羣妻疑；睿按：孫據治要，改「羣妻」爲「嬖妾」是也。管子君臣篇其證。

以「妻」對言。「立嫡子不使庶孽疑」，孫依治要不使上並補「者」字，疑下並補「焉」字。疑則兩動動則兩爭，孫依治要作「疑則動，兩則爭」。雜則

相傷害在有與不在獨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國不亂者，「國」上，孫依治要補「而」字。君在也。恃君不

亂矣，「君」下，孫依治要補「而」字。失君則亂；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不亂者，睿按：「而」下脫「家」字，當依治要補。父在也

恃父不亂矣，失父則亂，「則」下，孫依治要作「必」。臣疑君而無不危國，孽疑宗而無不危家，孫依治要作「臣疑其君，無不危之國，孽疑其

君而無不危國，孽疑宗而無不危家，孫依治要作「臣疑其君，無不危之國，孽疑其

宗，無不危之家。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也。睿按：「由」下疑脫「分」字，「分未定」與「分已定」對文。尹文子大道上篇，

彭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與「分已定」對文。尹文子大道上篇，由未定，睿按：此「由」字當作「分」。堯且屈

力，而況衆人乎？積兔在市，睿按：「在」，呂氏春秋慎勢篇引作「滿」。行者不顧，非不欲免也，分已定矣。睿按：事類賦九十注引北史慎子曰：「一兔走

街，百人逐之；積兔於市，過者不顧，豈分已定，人雖鄙不爭，睿按：守山閣本，作「一兔走街，百人追之，食人其無欲哉，分定故也」。文與此小異。分已定，人雖鄙不爭，睿按：守山閣本，作「一兔走街，百人追之，食人

而不顧，非不欲免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錢氏云：「後漢書袁紹傳注，又意林，及御覽九百零七，並節引。」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此節見呂氏春秋慎勢篇引，孫依治要

補題目「德立」二字。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子奪從君心出。孫依治要「出」下補「矣」字。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

雖當，睿按：「受罰」下當有「者」字，與「受賞者」對文。望輕無己，君舍法以心裁輕重，「以」上，孫依治要補「而」字。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

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之用策，分田之用鉤，非以策鉤爲過於人智，孫依治要「分田」「分馬」下，並補「者」字，「智」下補「也」

「字」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孫依治要補「矣」字。法之所以加，各以分，孫依治要作「法之所加」

，各以其蒙賞罰而無望於君，孫依治要「蒙」下補「其」字，「君」下補「也」字。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孫依治要補題目

飛龍乘雲，騰蛇遊霧。睿按：「騰蛇」，淮南主術訓作「騰蛇」。荀子勸學篇，「騰蛇無足而飛」，楊倞注引爾雅曰：「騰，騰蛇」，郭璞曰：「龍類，能興雲霧而遊其中也」。事類賦九十一注引

此作「騰蛇遊霧龍乘雲」。

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螭蝮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人而屈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

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

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勢高者，激於風也；

睿按：「勢」，當爲「矢」，聲之誤也。淮南泰族篇篇曰：「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穿者，弩力也。」此喻身

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猶之弩弱而矢射高者，得助於風也。守山閣本作「燿」，燿亦矢也。說文云：「燿，雉射矢也。」韓子難勢篇引此，正作「矢」。

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

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

以屈賢者也。

睿按：此節見韓子難勢篇引。又按守山閣本此節文多異同，且上下各有數語，爲本書所無，錄之于後，以備參考：「走背跋踰，窮谷野走，十里藥也，走背辭藥則足廢，故騰蛇遊霧，飛龍乘雲，雲罷霧

霽，（錢云：御覽九百三十三，又九百四十七，引作「散」，後漢書陳蕃傳注引作「除」），與螭蝮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故賢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使其鄰家，（錢云：御覽六百三十八

，引此句作「不能使家化」）至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矣。故無名而斷者，權重也；弩弱而燿高者，乘於風也；（錢云：二句又見北堂書鈔一百二十五，御覽三百四十八。）身不肖而令

行者，得助於衆也。（錢云：自「騰蛇遊霧」至此，又見韓子難勢篇，文多異。古人引書，每不屑屑字句，既於大義無關，可置不論）。故舉重越高者，不慢於衆；愛赤子者，不慢於保；絕險歷遠者，不慢於御。（錢云：二句又見意林

，兩「於」字並作「其」。此得助則成，釋助則廢矣。夫三五伯之德，參於天地，通於鬼神，周於生物者，其得助博也。」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

私是與法爭，

睿按：孫依治要「與」上補「私」字是也。「私與法爭」與「賢與君爭」對文，又承上「立法行私」而言。韓子說使篇曰：「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鄧析

子轉辭篇，正作「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爭」，（舊說「是私」二字，據王愷鑿先生鄧析子校正本）。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

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容按：「善」，孫依治要作「議」，按當作「善」，「私善」者，如子路食民

，爲私善者，世謂之忠。是「私善」連文之證，鄧析子轉辭篇，亦作「私善不行」，孫改非。家大人曰：「議」當爲「義」，「義」與「善」通。禮記緇衣篇「章善癉惡」釋文作章義，云：「尙書作「善」，善也，是

「義」「善」相通之證。」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斷於法，容按：「斷」上說「事」字，「事斷於法」，「民一於君」

轉辭篇正作「民一於君，事斷於法」。並其證。守山閣本，據藝文類聚御覽六百三十八，亦有「事」字，宜據補。國之大道也，容按：孫依治要「國」上補「是」字是也

見鄧析子轉辭篇。

虛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容按：怒。讀爲怒。怒，猶過也。方言曰：「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怒」。又曰「怒猶怒也」。是怒即過也。荀子君子篇「刑罰

怒罪，爵賞踰德」。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怒對舉，是怒亦踰也，淮南主術篇高注踰，猶過也。及至三千隨時制法各適其用故治國無其法則亂；守

法而不變則衰；有法而行私謂之不法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長也

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申生孝而不能安晉

是皆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容按：「皆」下說「有」字，宜據守山閣本補。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孝子不生慈父之

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

藏甲之國，必有兵遁。審按：「遁」，疑當作「楛」，「楛」，「盾」之借字，韓子難勢篇，「人有禦矛與楛者」，「楛」，即「盾」。家大人曰：「遁」，當為「遯」，劉熙釋名曰：「盾，遯也。跪其後，避以隱遯也。」市人可驅而戰，安國之兵，不由忿起。明主之征也，誅其君，改其政，率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戰者，憚驚之也。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悅矣。

富之勝貧，強之勝弱，衆之勝寡，安之勝危，必也；然而貧生於富，弱生於強，寡生於衆，危生於安。

詩，往志也；書，往誥也；春秋，往事也；至於易，則吾心陰陽消息之理備焉。昔宓義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土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爲之彖象繫文言序卦之屬十篇。審按：「繫」下注「辭」字，宜據漢志補。易通卦驗曰：「孔子作上彖，下象，

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爲十翼。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仲尼之學易也沒身而已。」審按：此節見易繫辭及

漢書藝文志。

夫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不能以尙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譬若欲衆其國

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王引之曰：此「將」字，猶「乃」也，與

上「將」况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辨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畢沅云：「佐」字見漢刻石門頌。

當爲「左」。鈕樹玉云：「佐」字見漢刻石門頌。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容按：「且」，猶「將」也。然後國之良士，容按：「

疑當作「賢良之士」對文。亦將可得而衆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容按：「政」下，當依治要引墨子補也。列德而尙賢。孫詒讓云：小爾雅廣詁云：「列」，位次也。國語周語韋注云：「列」，位次也。

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子之令。孫詒讓曰：禮記樂記鄭注云：「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者也。」欲其事之成。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之賢者也。容按：「皆」下脫「國」字，宜據墨子補。賢者之治國也

蚤朝晏退。畢云：蚤字同「早」。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以正。容按：「刑法正」，與「國家治」相對爲文，「正」字，宜據墨子補。

賢者之治邑也。蚤出暮入。「暮」，當依墨子作「莫」。耕稼樹藝，聚菽粟。容按：此四字爲句，「聚」上疑脫「聚」字，說文「聚」部曰：「聚，積也」，何休公羊傳注曰：「聚」之爲言聚也。聚粟連文，古人自有複語，國語楚語曰：「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此云「聚聚」，猶彼云「蓄聚積」也。

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當是時以德就

內 篇

九

列，孫詒讓曰：論語季氏篇云：「陳力就列」，集解引馬融云：「以官服事」，孫詒讓曰：周禮大司徒鄭衆注云：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亦釋「列」爲「位」也。以官服事：「服事」，謂爲公家服事者。以勞殿賞，畢沅曰：「殿」，讀如「奔而殿」。俞樾曰：畢讀非也，論功行賞，勞者當在前，安得反云「殿」乎？「殿」者，「定」也。「殿」與「定」，一聲之轉，文選江賦注曰：「灑」，與「澁」，古字通，「殿」之與「定」，猶「灑」之與「澁」也。詩采芣篇，「殿天子之邦」，毛傳曰：「殿」，「鎮」也。「鎮」，卽有「定」義。小爾雅廣言「殿」，「填」也。「填」，與「奠」通。禮記檀弓篇，「主人既祖填池」。鄭注：「填池」，當爲「奠」，是也。「奠」亦「定」也。周官司士職曰：「以久奠食」，此云「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民」上，墨子有「而」字。「以勞殿賞」句法一律。「殿」，「奠」，文異而義同。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民」上，墨子有「而」字。

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者，不問其賢否，而概辟舉之乎？小爾雅廣言：「辟」，「除」也，「辟私怨」，謂爲公義是舉，而私怨在所不問，故除去之也。又禮記郊特牲篇，此若言之謂也。王引之曰：「若」，「有由辟焉」，鄭注曰：「辟」，讀爲「弭」，此一「辟」字，或從鄭讀亦通。此若言之謂也。王引之曰：「若」，有複語，管子山國軌曰：「以此若言何謂也」？地數篇曰：「以此若言可得聞乎」？輕重丁篇曰：「此若言曷謂也」？墨子節葬篇曰：「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又曰：「以此若三國者觀之」，皆並用「此若」二字。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容按：王應麟困學紀聞十曰：「水經注引墨子曰：『舜漁淺澤』，今墨子尙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置罔之中，孫詒讓曰：書君奭云：「惟文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執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僞孔傳云：「閎，泰，氏。天，顛，名」。詩周南兔置叙云：「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毛傳云：「兔置，兔罝也」。畢云：「事未詳，或以詩兔置有公侯腹心之詩，而爲說，恐此詩卽賦閎夭泰顛事，古者書傳未溼，翟必有据」，蘇時學云：「置，卽詩所謂兔置也，當爲閎夭而作，泰顛當卽太公望也。置，屬天而罔，屬顛，與太公鈞潤遇文王事亦合，迨馬融注十亂，以泰顛與太公望並舉，後世以爲二人。然文王諸臣，自以太公爲稱首，書君奭篇，唯以泰顛與諸臣並舉，而不及太公，逸周書克股篇亦然，若使果爲二人，豈容都

不道及，是顛卽望無疑也」。案「賈罔」通稱。蘇分屬二人，非也。太顛卽太公，乃宋吳仁傑之謬說，攷詩大雅蘇孔疏引鄭君爽注云：「不及呂望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謙，不自比焉」是馬鄭並以泰顛與太公非一人，周書克殷篇有泰顛，又有尙父，尤其塙證。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畢云：「吳說不足據，蘇從之，偵矣。」

字「俞云：『畢說非，「施」，當讀爲「揚」。尙書盤庚篇，「不揚予一人」白虎通號篇，引作「不施予一人」是也。』敬懼而施」，卽「敬懼而揚」。文義已足，非有闕文」。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敬勸而尙意。畢云：「意」，疑當爲「惠」，形近而譌。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

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惠不生。容按：「患」字誤，當依墨子作「惡」。王念孫曰：羣書治要引墨子，作「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是也。「功成」，與「名立」對文。「惡不生」，與

「美彰」對文。今本稅「成」字，「美」字又譌作「業」，則文不對，而句亦不協矣。「美」「業」字，則由得士形相似，故譌。漢書賈誼傳，「一動而五美附」。今本「美」譌作「業」。案王說是也，宜據補正。

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至於治國家則不使賢

者能者在於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容按：「譽」，疑當作「賞」，

，與「罰」對文，下文「賞亦必不當賢」王公大人尊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罰亦不必不，正承此而言，則本作「賞」字明矣。

當暴。容按：「罰亦」下，衍一「必」字，宜據墨子尙賢篇刪。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是

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城守則倍畔

容按：「城守」，當作「守城」，與「治官府」對文，此誤倒，當依墨子乙正。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

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強。故雖昔者三代暴王王引之云：「雖」也，古字通。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

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王念孫曰：「措」字義不可通，當是「損」字之誤，大戴記曾子立事篇曰：「諸侯曰：且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恐惟失損之。」「損」讀爲「搯」，故墨子非命篇作「失搯」說文，

「搯」，有已此故也。畢云：「已」以「古」通。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容按：此節見墨子尚賢篇，惟文有顛倒刪節。又按：慎子之學，本乎黃老，歸於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爲治。（見荀子解蔽篇楊倞注）故莊周論之曰：「譏譏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見莊子天下篇）。此節乃墨子尚賢之說，與慎子不尚賢之說，意正背馳，顯係後人錄墨子之文，竄入本書，而不知其學說之相左也。

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腋。容按：文心雕龍事類篇注，引此作「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裘，蓋非一狐之皮也」。繆藝風據羣書治要補本書知忠篇作「故廊廟之材，

蓋非一木之枝也。粹白之裘，蓋非一狐之皮也。」

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故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

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動，是以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道，羣臣輻輳。王念孫曰：「

今本淮南作「百官修道」，（莊本作「同」）作「通」者是也。韓子難篇，「百官修道，羣臣輻輳」。管子任法篇亦云：「羣臣修道，輻輳以事其主」。（說見讀書雜誌淮南）容按：「道」字不誤，「修」，疑當作「循」。「循」

「循」互誤，古書甚夥，管子宙合篇「明墨章畫，道德有常，則後世人人循理而不迷」。君臣篇，「權度不一，則脩義者惑」。侈靡篇，「緣故脩法，以政治道」。脩並當爲循。說文曰：循，順行也。尚書鄭注云：循，順也。「百官循

道」者，言百官各順其道，卽荀子成相篇所謂「臣謹循」也。（「循」，舊誤「脩」，據王念孫說改）。又按：說文無「輳」字，「輳」，當爲「湊」。說文水部云：「湊，水上人所會也」。段玉裁曰：「引申爲凡聚積之稱」。廣雅，

「湊，聚也」。「羣臣輻湊」者，言羣臣歸君，如輻之聚轂也。各書並作「湊」，宜下改。此節自人主者以下見淮南主術篇。

離朱之明，

睿按：孟子趙岐章句曰：「離朱，卽離婁。」文選嵇叔夜琴賦，「乃使離子督墨。」李善曰：「離子，離朱也。慎子爲離珠。」據此，疑慎子本作離珠，而後人改爲離朱。

察毫末於

百步之外，錢據文選演連珠注，楊荊州誄注，藝文類聚十七，御覽三百六十六，引作「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

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

難覩也故用賞貴信用罰貴必賞信罰必于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

睿按：「陰」，讀爲「闇」

。韓子說疑篇曰：「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陰，卽「闇」也。古人自有複語。書說命篇曰：「王宅憂，亮陰三祀。」注「陰」，古作「闇」。是其證。管子九守篇正作「闇」。此節自「用賞貴信」下，見管子九守篇。

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僞。睿按：「巧」，猶「欺」也。「欺」，猶「

巧」，一聲之轉，淮南秦族篇，「巧詐藏於胸中」。原道篇，「曲巧僞詐」。傲真篇，「而王者有易政而巧故萌生」。主術篇「爲智者務爲巧詐」。「巧」，並「欺」也。以上見管子明法篇，文小異。

無易國；有易君而無易民，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蹇躄之民以亂也。睿按：呂氏春秋介立篇高誘注：「莊躄，楚成王

之大盜」。而淮南主術篇注，又曰：「莊躄，楚威王之將軍，能爲大盜也」。則是又在成王後矣。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王應麟困學紀聞十二，據韓子喻老篇，漢書西南夷傳，以爲將軍莊躄，與盜名氏相同，是一人，或近之。

民之治亂在於上，國之安危在於政。

民富則治，易民貧則治難。睿按：「治易」，當作「易治」。「治難」，當作「難治」。下文：「則易治也，宜掘乙。民富則重家，重家則安鄉，安鄉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貧則輕家，有「民」字，與上一

民富」對文，管子治國篇有「民」字，宜掘補。輕家則危鄉，危鄉則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故爲國之道，在富民而已

內篇

矣。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而俱王天下，何也？必當國富而粟多也。睿按：「當」疑卽「富」字之誤而衍者，管子無「當」字，此節見管子治國篇。

賤而不可不因者，衆也；剛而不可不用者，兵也；慘而不可不行者，法也；小而不可不防者，盜也；勞而不可不勸者，農也；宥而不可嗇者，財也。

天下之人所共趨之而不知止者，富貴耳。所謂富貴者，足於物耳。夫富貴之亢極者，大則帝王，小則公侯而已。豈不以被袞冕，處宮闕，建羽葆警蹕，故謂之帝王？睿按：此下當有「邪」字。豈不以戴簪纓，喧車馬，仗

旌旃，鈇鉞，故謂之公侯邪？不飾之以袞冕，宮闕，羽葆，警蹕，簪纓，車馬，鈇鉞。睿按：「車馬」下當有「旌旃」二字，此總舉以上諸物而言也，不應獨遺「旌旃」一事。又何有乎帝王公侯哉？夫袞冕，羽葆，簪纓，鈇鉞，旌旃，車馬，皆物也。睿按：此亦總上之詞，「袞冕」下當有「宮闕」，

物足則富貴，富貴則帝王公侯。故曰：富貴者，足物爾。以足物者爲富貴，無物者爲貧賤。於是樂富貴，恥貧賤，不得其樂者，無所不至矣。是故明王知其然，操二柄以馭之。二者，刑德也。睿按：此釋上之詞，「

是樂富貴，恥貧賤，不得其樂者，無所不至矣。是故明王知其然，操二柄以馭之。二者，刑德也。睿按：此釋上之詞，「二」下當有「柄」字，若無「柄」字，則文義不足，韓子二柄篇，正作「二柄者，刑德也」。宜據補。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睿按：此四句，見韓子二柄篇。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王先謙曰：「不以無心之過爲解，而不加罪」。

睿按：此三句見韓子南面篇。

措鈞石使禹察之不能識也

孫依御覽作「鑄則不識也」。

懸於權衡則釐髮辨矣

孫依御覽作「則釐髮之不可差」，錢據御覽八百三十五意林節引

作「厝鈞石使禹察，鑄銖之重，則不識也，懸於權衡，則釐髮之不可差，則不待禹之智，中人之知，莫不足以識之矣」。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

不任小物，

睿按：「任法」句下，管子任法篇有一「任數而不任說」句，宜據補。

然後身佚而天下治

睿按：自「聖君」句下見管子任法篇。

孔子謂子卜子曰：

睿按：到為法家，非儒者流，而稱子夏為「子卜子」，大惑不解。

「商汝知君之為君也？」

睿按：「也」，猶「乎」也，說詳王引之經傳

釋詞

卜子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故愛赤子者不慢其保，絕險者不慢其御。」

睿按：淮南主術篇曰：「

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絕江海。」為天下者不慢其民。」

環淵問曰：「天有四殃，水旱飢荒，

睿按：「飢」，當為「饑」。說文，「穀不熟為饑」，「飢」，「餓」也，段玉裁曰：「二字分別，蓋本古訓，諸書通用者，多有轉寫，錯亂

者亦有之」。

其至無時，何以備之？」

慎子曰：「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是故土多發政，以

漕四方，

睿按：「漕」，說文曰：「水轉穀也」。（穀，各本譌穀，依段氏据鮑會改作穀），史記司馬貞索隱曰：「水運曰漕」，漢書如淳注曰：「水轉曰漕」，是漕為運轉之意，「以漕四方」者，以之運於四方也。

四方流之，土少安帑而外務輸，山林非時不升斤斧。

睿按：「斤斧」二字疑倒，孟子梁惠王篇曰：「斧斤以時入山林」。荀子王制篇：「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以

入山林」並作斧斤是其證。

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不麇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睿按：「不

卽淮南時則篇之「毋露毋卵」也。高注云：「鹿子曰：凡土地之間者皆可裁之以爲民利。容按：淮南主術篇高注「裁」，度也。所謂「上相」也。是魚鼈歸其泉鳥歸其林孤寡辛苦咸賴其生山以遂其材工匠以爲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賈以通其貨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戒之哉！

容按：「大夫」句下，逸周書有「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

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懼智勇者不陵定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容按：此節見尹文

子大道上。

君子恥不脩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容按：「術」字義不可通，「術」，當爲「術」，「術」字義不可通，「術」，當爲「術」，「術」字義不可通，「術」，當爲「術」，「術」字義不可通，「術」，當爲「術」。

故仁以道之，容按：荀子非相篇楊倞注曰：「道，與導同」。管子君臣篇，「上之所以導民也」。朱本，「導」作「道」。淮南繆稱篇高誘注曰：「導，教也」。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容按：此節見尹文子大道下。

天地大矣不誠不能化萬物；聖人知矣不誠不能化萬民；父子親矣不誠則疎；君臣尊矣不誠則

卑容按：「臣」字誤，當作「上」，此乃指「君上」而言，故曰「尊矣」，非謂君與臣下也。荀子不苟篇，正作「君上爲尊矣，不誠則卑矣」，宜據改。此節見荀子不苟篇，「天地」，「聖人」，「父子」，「君上」下，並有「爲」字。

與天下于人大事也煦煦者以爲惠而堯舜無德色；取天下于人大嫌也潔潔者以爲汚而湯武無愧容惟其義也

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宰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也。容按：困學紀聞十原注曰：「見初學記禮事篇，集證據藝文類聚引此下有「有長幼之禮」，無勇敢之禮；有親疏之禮，無愛憎之禮」。四句。與繆藝風据御覽類聚所輯佚文合。惟「敢」字作「怯」。故孔子言於魯哀公曰：「人之所以生禮爲大非禮無以辨君臣之位」

小人以耳目導心，聖人以心導耳目。容按：說苑說叢篇曰：「聖人以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家語好生篇曰：「孔子謂子路曰：君子以心導耳目，立義以爲勇；小人以耳目導心，不遜以爲勇」。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

兩貴不相事，兩賤不相使，家富則疎族聚，家貧則兄弟離。容按：繆氏据意林引此下有「不聽不明不非不相愛，利不足相容也」。

能王，不替不豐不能公。容按：繆氏据意林御覽四百九十六，兩「不能」下並有「爲」字是也。困學紀聞十引此，亦並有「爲」字，宜据補。又「不聽不明」句上，當依意林御覽困學紀聞補「諺云」二字，此爲當時俗諺，而到稱引之也。四句「王」爲均。「豐」「公」爲均。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

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先王之訓也故常欲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然一身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容按：「一」字疑衍，「升」與下「尺布」對文。其不能飽可知也欲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然一身之織分諸天

下不能人得尺布其不能煖可知也故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究其旨。容按：子魯問篇，作「通聖人」。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畢云：「次」下當脫「說」字，容按：此蒙上言之，無「說」字亦通。王公大人用

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容按：此節見墨子魯問篇，疑亦非慎子之文，而後人竄入者也。許犯問於子慎子曰：「法安所生？」容按：古人著書，無自稱子某子者，墨子有「子墨子」者，乃其門弟子紀其師之說也。此云「子慎子」者，必非慎子之言，蓋亦出於門弟子之所記。許犯，墨者鉅子，呂氏春秋當染篇曰：「許犯學於禽滑釐。」（梁仲子云：「當作禽滑釐。」）又按：此條與上文義不相屬，宜另提行。子慎子

曰：「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合乎人心而已。」容按：淮南主術篇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治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意與此同。水者矣防決塞雖在夷狄，容按：守山閣本，作「九州四海」。錢云：「九州四海」，釋史引作「雖在夷狄」。列子湯問篇注，作「雖在夷狄」，與釋史合。相似如一學之

於水不學之於禹也」

慎子仕楚，爲太子傅，楚襄王爲太子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睿按：「隘」，不通也。

也。阻。「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睿按：「東地」，謂「下東國」也，「齊」，「楚東邑，近齊也」。子不予，子不得歸。睿按：「國策」楚策作「子不予我

不得歸」。策高誘注曰：「一本作退」，按作「退」是。慎子曰：睿按：「傳」字。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傅」。睿按：「退」楚策作「追」，高注云：「傳」字。

「獻之地所以爲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睿按：謂不臨父喪也。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

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卽位爲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

來東地」。睿按：「來」下當有「求」字，下文凡三言「齊使來求東地」，「爲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

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主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睿按：「主」，當依楚策作「王」。

以東地五百里許齊，今使來求地」。睿按：楚策作「齊爲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

聲許強萬乘之齊」。睿按：當作「許萬乘之強齊」。「強齊」二字連讀，下文「王而不與則不信」。睿按：「而」

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是其明證，楚策誤與此同。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睿按：「如

經傳釋詞。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爲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

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

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爲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

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而復攻之。』」

睿按：「與」字，當重，下屬爲句，卽上文「請與而復攻之」也，楚策作「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

重「與」字，宜據補。

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

索救於秦。」寡人誰用三子之計？

睿按：「用」下，楚策有「於」字。

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

謂也？」

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實也。」睿按：楚策「効」作「效」，「實」作「然」，「且」，猶「將」也。王發上柱國子

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爲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

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使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爲大司馬，

使守東地。

睿按：此下，疑脫「遣昭常之明日」，六字。

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

「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

睿按：「典」，「守」也。

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敵甲，鈍兵願承下塵。

言悉境內五尺之童，可達數十萬人以待戰。

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如何？」子良曰：「臣身受命敵邑之王，

是常矯也，王攻之。」

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尤壤曰：

睿按：「尤」字義不可通，「尤」，當爲

「右」，聲之誤也。秦在齊西，兵臨齊之西鄙，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故曰「右壤」，楚策正作「右壤」，宜據改。

則可，睿按：「縮甲」，猶言「弭兵」。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睿按：言南取道於楚，而西使於秦也。家大人曰：

「道者，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睿按：此節見國策，楚策，又按：成玄英曰：「慎到，齊之隱士」，（莊由也）。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子天下篇疏，楊倞曰：「齊宣王時處士」。（荀子修身篇注），張守節

鄭樵亦並云：「戰國時處士」。（史記田完世家正義，通志藝文略）。夫既曰「隱士」「處士」，則其未仕可知，且鄭考羣書，亦無有稱慎到為楚頃襄王傅者，此慎子，疑即孟子中仕魯為將軍，伐齊取南陽之慎滑釐也，且此節為從衡

家言，亦非慎到法家之學，明係後人見此慎子，誤為慎到，遂景國策及孟子之文，竄入本書，而不知其為另一慎子也，謬矣。

慎子仕魯魯使慎子為將軍伐齊取南陽孟子與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

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

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

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

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仁者不為。睿按

子告子篇「然」下有「且」字。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睿按：此節見孟子告

非慎到也，說詳上。

鄒忌以鼓琴見齊王齊王善之鄒忌子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以爲王言霸王之事」宣王大悅舍之右室與語三日拜以爲相。稷下先生皆輕忌以謂設以辭不能及。審按：「謂」，古字通。淳于髡慎到田駢接子環淵相與往見鄒忌子。淳于髡慎到之屬禮倨鄒忌之禮卑謂鄒忌子曰：審按：「謂」上，當有「淳于髡」三字，史記「田完世家，作淳子」善說哉。竊有愚志願陳諸前。」鄒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鄒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田駢曰：「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

鄒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環淵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徐廣曰：「幹」一作「乾」，審按：劉熙釋名釋兵曰：「箭體曰幹

，言挺幹也。」司馬貞索隱曰：「昔」，久舊也。幹，弓幹也。考工記作「析幹」，「昔」，「析」，音相近。據此，則當以作「幹」爲是。然而不能傳舍疏罇」審按：「合」而衍，「傳疏罇」與鄒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接子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犬羊之皮」

「運方穿」對文。」鄒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慎到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

家作「黃狗」。鄒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等說畢趨出至

門而面其友曰：「是人者吾輩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鄒

號曰成侯

審按：此節見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作淳于髡與鄒忌相問答語，無慎到田駢接子環淵之屬，惟裴駰集解引新序曰：「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髡忌既爲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鄒忌，以爲設以微辭

，驕忌必不能及，乃相與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踞，驕忌之禮卑，淳于髡等稱辭，驕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謝而去。」與此合，未知孰是。

鄭同北見趙王慎子侍趙王曰：「子南方之博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

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手

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臣故意大王不好也。」容按：「故」，趙策作「固」，古通用。禮記哀公問篇鄭注「固，故也」。是二字相通之證。

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

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王曰：「然。」今有人操隋侯之珠

持百丘之環，趙策無「百」字，未詳。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荆慶之斷，容按：「荆慶」：疑當作「成慶」，上文言「孟賁」一人，此不

得言「成荆」「王慶忌」二人也。古「荆」「慶」字通，「成荆」，或作「成慶」。史記范雎蔡澤列傳「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呂氏春秋論威篇「成荆致死於韓主」。漢書景十三王傳「其殿門有成慶畫」，顏師古注曰：「成慶，古勇士」。是「成荆」即「成慶」也。淮南齊俗篇「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亦以「孟賁」「成荆」對舉，此作「荆慶」者，疑一本作「成荆」，一本作「成慶」，後人誤而合之，又脫「成」字耳，趙策誤與此同。

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

不聽，王非戰禦守備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顧謂慎子曰：「寡人之慮不及

此也，請謹奉教。」容按：此節見國策趙策，並無慎子侍側，顯係後人僞託，而不知其固未仕也。

內篇

外篇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容按：淮南繆稱訓曰：「繩之外，與繩之內，皆失宜者也。」故曰：「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容按：此即所謂「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而治也。」（清四庫全書提要）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容按：「出」，亦「生」也，國策齊策，呂氏春秋大樂篇，晉初篇，高注並云：「出」榮辱之責，在乎己，而「生」也。此上言「生」，下言「出」者，互文耳。與下「在」「不在」相對爲文。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容按：「散」，與「純樸」義不相屬，說文云：「散，雜肉也」，當爲「殺」。說文曰：「殺，相雜錯也」。廣雅曰：「殺，雜也，亂也。隸書「殺」，或作「殺」，二形相似，故「殺」誤爲「散」。莊子齊物論篇，「樊然殺亂」。釋文云：「郭本作散」，太元元瑩篇，「晝夜殺者，其禍福雜」，今本，「殺」誤「散」。淮南原道篇，「不與物殺，粹之至也」。精神篇，「不與物殺，而天下自服」，今本「殺」，並爲「散」。是其證。淮南原道訓曰：「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即此「純樸不殺」之意，韓子大體篇，誤與此同。守山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容按：闕本作「純樸不欺」。「欺」，亦「殺」字形似之誤。守山

字疑衍，「車馬不弊於遠路」，與「旌旗不亂於大澤」，相對爲文，「弊」上不當有「疲」字，「疲」古通，蓋一本作「疲」一本作「弊」。後人誤而合之也。韓子大體篇，與此誤同。守山闕本作「車馬不弊於遠路」。無「疲」

字，宜
据刪。

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使命於寇戎。容按：此下，大體篇有「雄駿不創壽於旗幟」句，宜据補。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

於盤盂記名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容按：此節見韓非子大體篇。

行高者人妬之；

容按：「行」，當依文子符言篇作「爵」，「爵」與「權」，「祿」為一類，若作「行」，則非其倫矣。列子說符篇亦作「爵」，宜据改。權重者主疑之；容按

主惡之」，列子說符篇同。祿厚者人怨之，夫行益高者意益下，權益重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溥。容按

：「溥」，文子作「博」，修此三者人不怨。文子作「怨不作」。故老子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容按：此節見文子

符言篇，慎子學本黃老，故時引老聃之言，以闡其說。

抑高而舉下，損有餘而補不足，天之道也。容按：文子無此四字。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之水歸之。容按：文子

「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謙卑清靜者，容按：文子作「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

足故能成其賢，矜者不立。容按：「矜」，讀曰「懂」，「懂」，古同聲而通用。淮南人間訓曰：「此如不報，（如，與而同）無以立矜於天下」。列子說符篇作「立懂」。張湛注云：「懂，勇也」。

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足者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山谷不能須臾盈。容按：此節見文子守弱篇，「山谷」作「小谷」。奢者

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

者好簡，奢者好驕淫，儉者好恬澹。

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何得[？]以富[？]；韓子五蠹篇作「曰：可得

得以貴。韓子作「曰：可今修文學習法令[？]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

尊則人孰不爲也。睿按：此節見韓子五蠹篇，與內篇所載墨子魯問篇文，極相刺謬，豈有一人學說，矛盾若此，其爲後人雜錄無疑。

古之民未知爲宮時，睿按：「宮」下當有「室」字，下文並以「宮室」連言，是就阜陵而居，穴而處下，

潤溼傷民。孫云：「穴上疑脫一字」（見墨子問詁）睿按：孫說非，下字當上屬爲句，「處，」猶「居」也。老子

居下」。此云「處下」，猶彼云「居下」也。故聖王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曰：「高足以避溼潤。」睿按：「溼潤」，當依上文作「

避潤溼」，墨子正作「潤溼」宜据乙，「高」上亦當補「室」字。邊足以圍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舉云：御覽引墨子作「牆高」

與「室高」對文。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不以

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爲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

得而足當今之世，睿按：「世」墨子作「主」。按當作「王」，「當今之王」，對「聖王」而言，非謂今之世也。下文凡兩言「當今之王」，尤其明證。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

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睿按：「以」下脫「爲」字，宜依墨子問詁補。青黃刻鏤之

飾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賑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之

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王引之曰：「當猶則也。」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芟冬則不輕而温

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爲衣服之法：「冬服紺緞之衣輕且煖；孫詒讓曰：「緞非古字，當爲

「纒」，考工記云：「五入爲緞」，鄭注云：「今禮俗文作壽，言如壽頭色」。說文「纒」云：「夏服絺綌之衣，輕

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

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之所以自養之情，而不

感於外也。孫曰：「感」當爲「惑」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孫曰：「不

之變也」。漢書司馬相如傳「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顏注引張揖曰：「不然之變也」。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

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

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衣之。俞樾曰：「衣之」當作「之衣」，此十字一句讀。鑄金以爲鉤珠玉以爲佩，女工作文，采男

工作，刻鏤以爲身服。容按：「爲」字舊說，今據墨子補。此非云輕煖輕清也。容按：墨子作「此非云益煖之情也」，俞云：「情猶實也。煖之情，猶言煖之實。云益者，有益

也。廣雅釋詁曰：「云，有也」。此非云益煖之情，猶曰「此非有益煖之實」。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容按：「

單」，讀曰「殫」，「殫」，「盡」也。史記王以威亦單「矣」徐廣曰：單，亦作殫。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

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佚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睿按：「國」，當爲「君實欲天

下之治而惡其亂，睿按：「亂」下當有「也」字，與上文一律，下同。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素食而分處

孫云：「素食，謂食草木管子七臣七主篇云：「果蔬素食當十石。」「蔬」之段字。淮南主術訓云：「夏取果蔬，秋畜蔬食」，「蔬」，俗作「蔬」，月令「取蔬食」。鄭注云：「草木之實爲蔬食。禮運說上古云：「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卽此「素食」也。」

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其爲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強體適腹而已矣。故

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大國累百器，小國

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徧示，睿按：「示」疑「示」之段。文子下德篇「目明而不以眎」，此示字，墨子作「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

凍冰，夏則饑餒，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睿按：當作「故左右皆法象之」，與上文一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

畢云：「當爲餒，說欲無亂，睿按：「欲」下疑脫「國」字，上文云「欲國無亂」，墨子作「雖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

其亂，睿按：「治」上當有「之」字。當爲飲食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

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睿按：上「爲」字疑衍，「用財少」與「爲利多」

對文。上文「其用財節」，「用上無「爲」字，是其證。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足用，睿按：「止」墨子作「足」，字下半形似而誤，管子小匡篇「舉財長工，以足民用」，「足」，今本認爲「止」。此言聖王不斂於民，作爲舟車，故民不勞而足用也。

故民歸之，當今之王，其爲舟車與此

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容按：「女」，當爲「子」，蓋涉上「女」字而誤，上文「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是脩文采爲女子之事，而作耕稼爲男子

事也，且上文已言「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此不得更言女也。墨子正作「男子」，宜據改。

表多，容按：「姦邪多」三字當重，墨子作「故爲姦表」，則刑罰深，（抗一多字）。宜據以補正。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

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孫云：「回」字譌，蘇時學曰：「當作同」，亦未確。「容按：「回」

回，即「周轉」，古人自有複語。此「回於天地之間」，猶言周於天地之間也。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

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

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

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國拘

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子失時故民少，容按：「男子失時」，當作「

外多曠夫」，故男女失時而民少，不得獨言男子也，墨子正作「男女失時」，宜據改。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

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以淫佚也。容按：「以」字衍，宜據墨子刪。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

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熟，衣服節而飢膚和。容按：此乃墨翟節用之學，見墨子辭過篇，非慎到法家之說，亦係後人竄入者。

鳥窮則啄，獸窮則攫。容按：淮南齊俗篇「啄」作「啣」，「攫」作「鎗」，「人窮則詐」，容按：三句見上。

好智而無道，則天下大亂。

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容按：此即孟子所謂矢人惟恐不傷人也。錢云：意林御覽五百五十一引作「匠人成棺，而無憎於人，利在人死也」。文與此

小異

君子之所以尊者，令不行，是無君也，故明君慎令。容按：「子」字衍，此言人君，「非謂君子也，故下文曰：「明君慎令」。

好賢之心誠，則讒談利辭無所間，猶諸築室之趾固，則飄風凌雨不能傾也。植木之根深，則繁霜苦雪不能摧也。

環淵問曰：「士之或窮或達，何歟？」子慎子曰：「士窮於窮，亦通於窮；達於達，亦病於達。故窮之者，所以達之也；而達之者，所以窮之也。」

足之行也，就高難就卑，易水之流也，難於上易於下，人之情亦猶是也。鷹善擊也，然日擊之則疲而無全翼矣；驥善馳也，然日馳之，則蹶而無全蹄矣。容按：此為慎到雜說，自「鷹善擊也」以下，與上文不用，疑當另提行。

能辭萬鍾之祿於朝陛不能不拾一金於無人之地；能能謹百節之禮於廟宇，睿按：行一「能」字，宜刪。不能不弛一容於獨居之餘蓋人情每狎于所私故也。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於行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睿按：「愚」下按「也」字，與「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句法一律。「守山閣本有「一而愚見於言，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字，宜據補，下「人猶謂之愚」下，亦當有「也」字。

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王道衰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曰：「洪水滔天下民昏墊由不能櫛奔風，睿按：周禮考工記曰：「櫛執以奔」，鄭注「奔」，猶「疾」也。

沐驟雨愁其五臟。容按：「愁」，讀曰「擘」，鄉飲酒義曰：「秋之爲言愁也」。鄭注云：「愁」，讀曰「擘」也。郭璞注爾疋引「愁」作「擘」云：「禮記曰：秋之言擘，擘，斂也」。是「愁」即「擘」也。

爾疋云：「擘，聚也」。廣雅同。說文云：「擘，束也」。「束」，亦「聚」也。「愁其五臟」，猶言「聚斂其五臟」也。淮南御真篇曰：「內愁五臟」。(古臟字)。「文子上德篇曰：「內愁其德」，「愁」，並讀爲「擘」。

以爲天下役」不受而逃去往見巢父，父曰：容按：「父」上「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

子故浮遊欲聞求其名譽非吾友也。」人以讓子州支父，容按：「人」當作「又」，家大人曰：「人」字義不可通，當爲「又」字之誤，上文言堯讓天下於許

由巢父，許由巢父不受，故又讓於子州支父也。莊子讓王篇正作「又讓於子州支父」宜據改。子州支父曰：容按：「子州」下脫「支」字，莊子釋文曰：「李云：支父，字也，即支伯也」。「以我爲天

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容按：「且」將「也」。未暇治天下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卷曰：

「善」字，宜據莊子補。「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

不知喜今子盛爲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不作皇詔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

從此始矣吾雖爲之其何益乎？予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日」字，「冬」下「夏」下，莊子並有「絺葛」，作「葛絺」。

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

天下爲哉？悲夫子之不知子也！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言佐舜勞矣，鑿龍門，斬荆山，「斬」，讀

爲「鑿」，古同聲字得相段，如「剛」之假爲「屬」，「鑿」，亦「鑿」也。說文金部云：「鑿」，小鑿也，從「金」，「斬」，「斬」，亦聲。導熊耳通鳥鼠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

勞報子，舜位，故曰：舜以勞報子也。我生而逸逸不能爲君之勞也」於是負妻攜子以入於海終身

不返也夫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身，「身」，當爲「生」，蓋涉上下文諸「身」字而誤，下文：「惟

不作「身」明矣。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貴生篇並作「生」，宜據改。又況於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可以託天下世之人主以富

貴驕得道之人其不相知豈不相知豈不悲哉！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直可以

治天下。」「真」，「身」爲均，「餘」，「家」爲均，「其」，「下」爲均，釋文「其」，側雅反。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

完身養生之道也。今有人於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夫生，豈

特隋侯珠之重也哉？故曰：「睿按：呂氏春秋作「子華子曰」：高注云：「古體道人」。莊子釋文引司馬云：魏人也。」全生爲上，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爲下。睿按：此節見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賞生篇，文並有異同。

孟子與說齊宣王而不說謂慎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

子曰：「昔者匏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睿按：淮南說山篇曰：「伯牙鼓琴，而駟馬仰秣。」魚鳥猶知善之

爲善，而況君人者也？睿按：「也」，猶「乎」，說詳釋詞。孟子與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

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慎子曰：「夫聲無細而不

聞，行無隱而不形。睿按：荀子勸學篇曰：「故聲無小而不可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與曰：「不用

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藪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

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睿按：此節見韓詩外傳六，作孟子與淳子堯相對語，此作慎子者，疑後人僞託。

天地既判而生，兩儀輕清浮而爲天，重濁凝而爲地，天形如彈丸，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其勢斜倚

故天行健，地北高，故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下故極入地三十六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晝

則自左而向右，夜則自右而復左，天依形故運行太虛，沖漠之際而無停，地附氣。睿按：「氣」之「氣」當作「氣」，說文云

：「氣，雲氣也。象形。」。「稟氣」之「氣」當作「氣」，（稟，古稟字），後人以「慎」爲「稟氣」字，「氣」爲「雲氣」字，氣行而氣廢矣。

故束於勁風旋轉之中而不墜氣積

於陽而其精外明者謂之日氣積於陰而其魄含景者謂之月體生於地精浮於天者謂之星經。

「經」二字，義不可通。「經」字蓋衍文，下文「星則麗天而左行」。「星」下無「經」字，是其證。家大人曰：「經」，當爲「辰」。淮南天文篇云：「日月之淫氣，精者爲星辰」。下「星則麗天而左行」。「星」下亦當有「辰」字。

星則麗天而左行，容按：「麗」，「依」也。王弼周易注曰：「麗，著也」。爾疋曰：「麗，附也」。字又作「離」。莊子駢拇篇「附離不以膠漆」。文選左太冲魏都賦注引作「附麗不以膠漆」。日月

則違天而右繞譬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行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而左旋焉日經千里。

「經」，當作「徑」。二字草書相似，又涉下「經」字而誤，論衡說日篇曰：「日徑千里」。白虎通日月篇曰：「日月徑千里」。事類賦一注引徐整長歷曰：「日月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並其證，宜據改。晝夜所經

謂之一度。仲夏躍東井而去極近，則晝長而夜短；仲冬躍南斗而去極遠，則晝短而夜長。春秋二分，日

臨於卯西，星昂宿，則跨赤道，晝夜平分而中停。容按：釋名釋言語曰：「停，定也」。月如銀丸受日之光月魄承日故明

爲所蔽而日食；日有暗虛，故陰爲所射而月食。日之行也舒，晝夜行一度；月之行也疾，晝夜行十三度

日月所會是謂食日盈而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而日縮則先中而朔舒前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

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日之周天以歲計，月以朔計，二十八宿日之所

經爲黃道；橫絡天腹中分二極者爲赤道日行三百六十度而成歲餘度之未周者爲五月行二十九

日半而及於日其不足者六日若以不足乘其有餘歲得十二日積而成月則置閏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年，而爲閏七，容按：「有」，讀曰「文」。是謂一章則餘分盡矣晝夜百刻而辰周十二故以八刻二十

八分爲一時，容按：「二十八分」之「八」字，衍文也。五代會要，「晉高祖天福三年，司天臺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之一，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是其證。積六

分而晝夜容按：句疑有捩誤。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時四時爲年而天地備矣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

容按：藝文類聚一，引徐整三五歷紀云：「天去地九萬里」。淮南天文篇曰：「天去地五億萬里」。《開元占經》引作億五萬里，御覽地部，詩含神霧並同。孝經援神契以爲四十千萬里，洛書甄曜度「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論衡說日篇「天去地六萬餘里」。張衡靈憲曰：「自地至天一億萬六千二百五十里」，周髀算經「天離地八萬里」。《考靈曜同》廣雅釋天「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書各不同，並與此異。冲和之氣

在其中四萬二千里已上爲陽位四萬二千里已下爲陰位容按：「已」同「以」。冬至之候陽發於地一氣上

升七千里至六氣則上升四萬二千里，而陽至陽位，故其氣溫，爲春分之節也。六氣而陽極陽位，故氣

熱而爲夏至之節也；容按：故下當有「其」字，「故其氣涼」，「故其氣溫」，「故其氣涼」，「故其氣溫」，「故其氣涼」，「故其氣溫」，宜據補。夏至之候陰出於天一氣下降

七千里至六氣則下降四萬二千里，而陰至陰位，故其氣涼，爲秋分之節也。六氣而陰極陰位，故其氣

寒，而爲冬至之節也。天地之所以能長能久者，以其陽中有陰，下降極而生陽；陰中有陽，上升極而生

陰二者交通合爲太和相因而爲氤相顯而爲氳以此施生化之功此變化之所以兆也

氣之摯斂而有質者爲陰；舒散而有氣者爲陽。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激搏而爲雷；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六合而爲風。陽與陰夾持，則磨軋有光而爲電。陽氣正升爲陰氣所乘，則相持而爲雨；陰與陽得，助其蜚騰，則飄颺而爲雲；和氣散，容按：「氣」，疑當作「而」，「和而散」與「不和而散」對文，「和而散」，承上而言，謂陰與陽既和且散也。若作「和氣散」，則爲露霜雪；不和而散則爲戾氣，霾曠陰干於陽而氣薄，不能以掩日，則虹見；陽伏於陰而氣結，不能以自收，則雹降。月星布氣，陰感之則肅而爲霜；陽感之則液而爲露。上寒而下溫，則霜不殺物；上溫而下寒，則雨而不冰。風不宜溫而溫，則雨凝而爲雪。陰縱而陽翕之也，雷不當出而出，則雪霰交擊，陽褻而陰乘之也，將雨則氣溢而礎潤；既雨則氣散而土晞。陰附於陽，故能開而受以爲水；陽附於陰，故能直而施以爲火。天一陽數也，而水生焉，故凝於天一無非水也；地二陰數也，而火生焉，故應於地二無非火焉。蒸而在天爲雲，雨湛而在地爲淵泉。容按：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曰：古書「浮沈」字多作「湛」，「湛」，「沈」，「沈」，「古今字」，「沉」，又「沈」之求於石，則擊之而光發；求於木，則鑽之而烟飛。容按：「烟」，當爲「燄」，「燄」誤爲「煙」，又俗也。若「燄」，一切經音義引三蒼曰：「燄，逆火也。呂氏春秋慎小篇曰：「突泄一燄，而焚宮燒積」。韓子喻老篇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燄焚」。淮南人間篇曰：「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燄焚」。齊俗篇曰：「譬若水之下流，燄之上尋也」，今本「燄」並譌作「煙」。世人多見「煙」，少見「燄」，故改「燄」爲「煙」耳。天地初分，惟水與火土之所附，其氣融結則峙而爲山；水之

所赴其勢蓄洩則流而爲川山氣暮合而爲風水氣朝降而爲霧地勢峻極起自西北故崑崙乘地之高而東驅，嵩山據地之中而南驚，容按：「驚」，說文云：「舒冕也」。義與「驅」不合，當爲驚。說文云：「驚，亂馳也。從馬，敬聲。」「馳」，亦「驅」也。詩每以「馳」「驅」並言，如皇皇者華篇「兩山並驅，其中必有水；兩水夾行其中必有山故氣虛而散如沃焦釜往者既消來載馳載驅」是也。

者復息水流東極其應於月者爲潮蓋日爲陽精陰之所依月爲陰靈潮之所附朔望之際月近於日故月行疾而潮應大；朔望之行，容按：「行」，字誤，當爲「後」，「朔月遠於日，故月行遲而潮應小。春爲望之後」，與「朔望之際」，對文。

陽中陰生於午而晝潮大而感陽也；容按：「感陽」，疑當爲「陽感」，與「陰應」對。秋爲陰中陽生於子而夜潮大爲陰應

也。容按：「而」，猶「則」也，說詳釋詞。一晝一夜而再至亦猶歲之春秋而月之朔望云耳此地之至數也地在天中水

環地外四游升降不越三萬里春游過東萬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秋游過西萬五千里；其下降如其

數。容按：河圖云：「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不止，而人不知，譬若閉舟而行，不覺舟之用也。」夏游過南，容按：此與

一，皆不言萬五千里者，省文耳。故日在其北；冬游過北，故日在其南。人處坤載，如水負舟，視星漢回移，或升或降，莫之

覺也。容按：以上二節，皆言天文事，非法家之言，疑是鄒衍之書。考文心雕龍諸子篇曰：「鄒子養政於天文」。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鄒子四十九篇」。又「鄒子終始，五十六篇」。班固曰：「一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

稷下，號談天衍」。劉向別錄云：「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大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司馬遷曰：「鄒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先列中國名山大川……及海外之人所不

龍諸，……中國名赤縣神州，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又曰：「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辯，故齊人頌曰：談天衍」。《節畧史記孟荀列傳》漢書應劭曰：「鄒衍，齊人，著書所言多天事，故齊人號談天衍」。是鄒衍之書，皆言天書，此蓋後人畧其言，竄入本書，而不知慎到固非陰陽家者流也。

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

睿按：「如何」，老子作「奈何」。

睿按：「刑罰過」三字當重

則民不賴其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睿按：「中」，讀曰「不」則民畏

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睿按：此節見尹文子大道下篇。

蘭相如既困秦王歸而有矜色謂慎子曰：「人謂秦王如虎不可觸也僕已摩其頂拍其肩矣」

慎子曰：「善哉！先生天下之獨步也！然到聞之赤城之山有石梁五仞焉徑尺而龜背下臨不測之谷

縣泉沃之，睿按：「縣」即「懸」。苦蘚被焉無藤蘿以爲援也野人負薪而越之不留趾而達觀者喑喑或謂之

曰：「是梁也人不能越而若能也，睿按：「若」也。盍還而復之。」野人立而睨焉足搖搖而不舉，睿按：「不」下疑

「挽「能」字。目周旋而莫之能矚先生之說秦王也是未覩夫石梁之險者也故過巴峽而不慄未嘗驚於

水也視狴狂而不惴未嘗中於法也使先生還而復之則無餘以教到矣」

子慎子曰：「毛嬙西施

睿按：荀子非相篇楊倞注引此，「嬙」作「靡」。說苑尊賢篇亦作「天下之至毛靡」。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西施作施先，李善曰：西施先施一也。

天下之至

狡也。衣以皮俱，孫依御覽「衣」下補「之」字，下「易」字下亦補「之」字，睿按：非相篇楊注引有「之」字。則見者走，睿按：孫依御覽「見者」下，補「皆」字。

下有「之」字。易以玄纁，則行者皆止。睿按：此下孫依御覽補「由此觀之，則玄纁，色之助也，狡者辭之，則色厭矣」。四句。

或問孔子之道，何所止也？慎子曰：「春以煦之，夏以長之，秋以成之，冬以藏之，又何所止哉！」

環淵問養性，子慎子曰：「天有盈虛，人有屯危，睿按：「屯」，疑當爲「安」，「安危」與「盈虛」對文，言天道有盈虛，而人事有安危也。不自慎，

不能濟也。故養心必先自慎也。睿按：「心」，當依上文作「性」。慎以畏爲本，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惰，稼穡工

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

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於身者，不拘於人；慎於小者，不懼於大；戒

於近者，不悔於遠。

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悉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

以勝物，故怯。是以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睿按：王念孫曰：「直，當作正。此淺人以今本老子改之也。唐傳

敝則新」爲均，說見讀書雜誌淮南。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聖人抱一爲天下式，睿按：此道德經二十二章文也。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睿按：「山不辭土」，與「海不辭水」，相對爲文，「土」下不當有「石」字，此蓋後人據淮南秦族篇

「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而增「石」字也。不知淮南作「土石」者，正與「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對文，此獨言「水」，則不應有「石」字也。元本管子形勢解正作「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今本誤與此同》。意林及文選張茂先勵志詩注引管子亦並無「石」字，宜據刪。聖人不讓負薪之言，故能廣其智。昔者黃帝立明堂之議，睿按：管子桓公篇，

「堂作臺」，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間，下聽於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

而備訊也。睿按：「訊」下當依管子補「唉」字，「備訊」與「主不蔽」對文，尹注，「唉」，驚問也。湯有總街之廷，親民非也。睿按：管子作「觀人非也」，「非」古字通

荀子解蔽篇「百姓怨非而不用」，楊注非，或為誹。武王有靈臺之宮，賢者進也。睿按：「宮」，管子作「復」，尹注「復」，謂「白」也。管子作「宮」，「復」，與「總街之庭」

引管子正作「宮」。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止也。睿按：「止」，與「失」，義不相近，「止」

「失」也。管子作「有而勿失，得而勿忘」，「忘」，古相通，呂氏春秋權勸篇「是忘荊國之社稷」，韓子

十過篇，「忘」作「亡」。荀子勸學篇「怠慢忘身」，大戴禮，「忘」，作「亡」。呂氏春秋貴公篇「一聞人之過，

終身不亡」，「亡」，即「忘」，是「亡」，古通之證，「有而勿失，得而勿亡」。其義一也。古人自有複語，若「亡」，則不詞矣。宜據管子改正。若夫高居而遠望，深視而簡聽，

譬之天高而不可極，川深而不可測，則臣下閉口，左右結舌，大賊乃發。

慎子曰：「夫道所以使賢無奈不肖何也，所以使智無奈愚何也。若此則謂之道勝矣。道勝則名不彰。

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所以異也；死則有腐臭消滅是所同也。睿按：「所以異也」

「，當作「是所異也」，與「是所同也」，對文。列子楊朱篇正作「是所異也」，宜據改。故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一矣。」容按：「腐」，聲之誤也。言人生則不同，爲堯舜，爲桀紂，及其死也，則同爲「熟」，當爲「孰」盜跖腐骨。故上文云：「萬物所同者死也」，列子正作「腐」，宜據改。熟知其異哉。」以上見列子楊朱篇。

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王念孫曰：「瘦」，當爲「瘦」，字之誤也，「瘦」亦「病」也，「病瘦」爲「瘦」類，「死喪」爲「瘦」類，「憂患」爲「瘦」類，「瘦」，本作「瘡」，爾疋云：「瘡，病也」。小雅，正月篇「胡俾我瘡」，毛傳與爾疋同，漢書宣帝紀「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餓寒，瘦死獄中」，蘇林曰：「瘦，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瘦」。前古曰：「瘦，音庾，字或作瘡」，王子侯表曰：「富侯龍下獄瘦死」。容按：王說甚瑣，宜改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非通道者也。」容按：「非」上當據莊子補「皆」字，以上見莊子盜跖篇。

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謀辨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可忿可窒，容按：上「可」字誤，當作「我」，「我忿可窒」，與「我喜可抑」，對文。繆輯佚文正作「我」，宜據改。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

善爲國者移謀身之心而謀國；移富國之術而富民移保子孫之志而保治移求爵祿之意而求義則不勞而化理成矣

許犯曰：「敢問昔聖帝明王巡狩之禮，可得聞乎？」慎子曰：「古者天子將巡狩必先告於祖

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容按：「及」當依下文在「社稷」下。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家

宰，而後道而出，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齊車，每舍莫焉。容按：「莫」字無義，當爲「奠」。「奠」，或作「莫」，

言每行一舍必奠祭其廟主也。禮會子問篇曰：「孔子曰：天于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每舍奠焉。」，宜据正。及所經五嶽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狩至

於岱宗，柴於上帝，容按：書舜典無「望秩于山川所過諸侯各待於境天子先問高年者所在而親問之於上帝」三字。望秩于山川所過諸侯各待於境天子先問高年者所在而親問之

然後覲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命史采民詩謠

以觀其風；命市納賈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按：審

書舜典，史記五帝本紀，封禪書，「日辰」，並作「正日」。遂南巡。五月，至於南嶽，又西巡。八月，至於西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於北

嶽，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齋，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郡廟社稷，容按：「郡」字誤，當依上文作「羣」。

及圻內名山大川而後聽朝此古者明王巡狩之禮也。」

雀性爲淫名飲器爲爵所以爲飲戒也；鳩食多噎刻老人杖爲鳩所以爲食戒也；鵠行不良借其

字爲鳥履之鳥所以爲行戒也；鷩性耿介畫其形於衣所以爲節訓也；飾鼎以饜饗貪之戒也；飾簠簋

以龜，廉之勸也。」王師儀臣曰：「此節疑非慎子文，考水經注七引風俗通曰：「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止鳴其上，追之者以爲必無人，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鳩，故作鳩杖以扶老。」。是漢時始有鳩杖，此云刻鳩於杖云云，顯係後人僞託，」容按師說是，後漢書禮儀志亦曰：「仲秋按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玉杖，杖端以鳩爲飾，鳩，不啞之鳥也，欲老人不啞」，是知飾鳩於杖，乃漢制也，戰國時烏得有此？

墨翟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間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間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孫詒讓曰：廣雅釋言曰：「簡，闕也」。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

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俞樾曰：「吾」，當爲「若」。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

處於後，容按：「數百」下當有「人」字，王念孫曰：「百人」，亦當爲「數百人」。上文云：「千人與婦人數有餘」，故此分言之曰：「數百人處於前，數百人處於後」。今作「百人」，則與上下文不合。與婦人數

百處前後，執安？容按：「數百」下亦當有人字，此杖，宜据墨子補。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容按：此乃墨子貴義篇文，爲子墨子謂公良桓子之語。

樂所由來者，尚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

也多風而陽氣蓄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爲五絃瑟以采陰氣，容按：「采」字誤，當作「來」，或作「來」，形與「采」相似，故「來」誤爲「采」，「以來陰氣」，以召陰氣也。以定羣生。陶唐氏之始，容按

呂氏春秋古樂篇舊亦訛爲「采」，畢据御覽五百七十七改正，黃氏日抄同宜据改。始，文選傳武仲舞賦注引呂覽作「時」，畢校呂覽引孫云：「陶唐，乃陰康之誤，顏師古曰：漢書

司馬相如傳云：古今人表有陰康氏，案李善注文選竟沿其誤，唯章懷注後漢書馬融傳引作陰康」。陰多滯服而湛

積，容按：「服」，當爲「伏」，聲之誤也。「滯伏」與「湛積」對文。呂覽正作「伏」，文選舞賦注引亦作「伏」，宜据改。水道壅塞不行其原，王念孫曰：「水道」，當

塞」，與「陰多滯伏」正相對，「原」，當為「序」，字之誤也。（莊子則陽篇「隨序之相理」，民氣鬱闕而滯

釋文「序」或作「原」）陽道壅塞，故行不由序，漢書司馬相如傳正作「陽道壅塞，不序其理」。黃帝令伶

者，容按：「者」，義不可通，當依呂覽作「著」，「著」，重著之謂也。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以宣導之舞。容按：「為」下，脫「舞」字，宜据呂覽補。黃帝令伶

倫作為律，畢云：「伶倫」說苑脩文篇作冷倫，「古今人表作冷倫」。容按：作「伶」字是也，「伶」，司樂官也

並稱，如師曠師聰師乙優孟工倕之類是也。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隤之陰，俞樾曰：「阮」，讀若「昆」，說文繫傳書部「阮」

是，文選馬季長長笛賦注，漢書律歷志並作「昆侖」，（稽叔夜琴賦注引漢書作崑崙）。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

空窅厚鈞者，容按：「厚」上當有「薄」字，此言取竹之薄厚相等，斷而吹之也。若無「薄」字，今本呂覽脫。斷兩節間其長三寸

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筒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六其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

宮適合黃鍾之宮六律六呂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容按：此節見呂氏春秋古樂篇，說苑脩文篇。

田繁問曰：容按：田繁，墨者鉅子，呂氏春秋當染篇曰：「田繁學於許犯」。仲尼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

仁」何也？」子慎子曰：「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為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容按：「不樂」上當有

「為」字，與「生之為樂」對文，容按：「不樂」上當有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容按

氏春秋知分篇曰：「夏后啓曰：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易足以使之；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易足以禁之」。容按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是以目觀玉輅琬象之

狀，容按：「輅」，當爲「璫」，玉輅爲王者所乘之車，與琬象非類，陶方琦淮南許注異同詰云：文選雪賦注引許本淮南，璫，美玉也，玉璫琬象，皆飾也。說文璫，玉也，楚辭王逸注璫，美玉也。耳聽白雪清角

之聲，容按：淮南覽冥篇曰：「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高注「白雪太乙五十弦瑟樂名也」，椒真訓注又云：「白雪，師曠所奏太乙五弦之琴樂曲，（五下疑脫十字）清角，商聲也。不能以亂

其神，登千仞之谿，臨蟻眩之岸，不足滑其和，或作知，與知相似，見漢白石神君碑，故「和」譌爲「知」，韓詩外傳二，「君子易和而難狎」，荀子不苟篇作「君子易知而難狎」。大略篇審節而不知不成禮，楊注知或爲和，（按當作和）。莊子齊物論篇釋文，荀子解蔽篇楊注並云：「滑，亂也」，不足滑其「和」，言不足以亂其天和也。若

譌爲「知」則不詞矣，淮南原道篇，「不以欲滑和」，精神訓

「何足以滑和」，椒真篇亦作「不足以滑其和」，並其證。夫如是身可以殺生可以無仁可以成」容按

始者未生之時」，至「不足以滑其和」，見淮南椒真篇。

墨翟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孫詒讓曰：史記楚世家云：「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翻六翼，以高世主」。索隱曰：「翻，亦作翮，三翻六翼，亦謂九鼎，空足

曰翮，六翼，卽六耳，翼近耳旁」。宋翔鳳云：「棘同翮，異同翼，亦謂九鼎也」。爾疋釋器「附耳外謂之鈇」，「翼

」，「鈇」字通，釋器又云：「款足者謂之翮」，卽「翮」也。漢書郊祀志「鑄九鼎，其空足曰翮，以象三德」。蘇林

曰：「足中空不實者，名曰翮也」。容按：「革」古同聲而通用。莊子逍遙篇「湯之間棘也是已」，列子湯問篇「殷湯問夏革」，張湛注「夏革，卽夏棘」，論語「棘子成」，漢書古今人表作「革子成」，詩「匪棘其欲」禮坊

記引作「匪革」，「棘」可爲「革」，故段「棘」以爲「翮」也。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爲貴良寶者，容按：「爲」，墨子作謂，古通用。其爲可以利也，容按：利下當有民字，下文不可以利人，正對此而言，墨子誤與此同。而和氏之

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爲政於國家，容按：此下疑脫「國家必富」句。人民必

衆，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爲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睿按：「可以」上，亦當有「爲」二字，此重述上文之詞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

「義天下之良寶也。」睿按：此節見墨子耕柱篇。

心者五臟之主也，制使四肢流行血氣馳騁是非之境，出入百事之門。

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睿按：家語在厄篇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

拯饑者與之徑寸之珠，睿按：「饑」，當爲「飢」，「餓」也。執若一筭之食，拯溺者與之方尺之玉，執若一葉

之匏，貴賤無常時使之然也。

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睿按：此節頗難解，疑有訛誤，淮南齊俗篇引此，同。高注云：「不知門，不知門之要也，門之

要，在門外」。意亦難明，文子精誠篇襲此云：「故匠人智爲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文亦譌說難讀。

富貴而禮人人無有不敬，富貴而愛人人無有不親。

鷲鳥之擊也卑，飛斂翼，睿按：當作「斂翼卑飛」，與「弭耳俯伏」對文。猛獸之搏也，弭耳俯伏。王念孫曰：「搏當爲捕，字之誤也，弭耳，當作弭毛，毛字

因弭字而誤爲耳。離騷注曰：「弭，按也」。呂覽決勝篇高注曰：「若狐之搏雉，俯體弭毛」。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傳亦云：「猛獸將擊，必弭毛帖伏」。（說見讀書雜誌淮南）。

古者五行之官，水官得職，則能辨其性味，潛而復出，舍而更分，皆可辨之。故師曠易牙品天下之

水性味不同蓋古水官之遺法不獨爲口腹也

鳥飛於空魚游於淵非術也故爲鳥爲魚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游苟知之立心以爲之則必墮必溺猶人之足馳手捉耳聽目視當其馳捉聽視之際應機自至又不待思而施之乎容按：「乎」，猶魯篇「雖天下可乎，豈但魯國而已哉」。言雖天下可也，守山閣本正作「又不待思而施之也」。苟須思之，而後可施之則疲矣。是以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濟。

商容有疾

容按：淮南繆稱篇高注「商容，神人也，商容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齒剛」。主術篇注及呂氏春秋慎大篇注並云：「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說苑敬慎篇作「常縱」。文字上德篇曰：「老子學

於「常縱」，舊注「老子師，姓常，名權」，「常縱」，「商容」，一聲之轉。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

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

容按：「非謂」下疑脫「其」字，下文「非謂其敬老耶？」「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兩「非謂」下並有「其」字，是其證。容

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說苑作「張其口而示老」吾舌存乎？」

曰：「存」「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容按：說苑作「常縱曰：子知之乎」？疑此「知之乎」上脫「曰」字。老子曰：「非謂其

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容按：此節見說苑敬慎篇。

公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叔祖母也。容按：「從叔祖母」，國語魯語作「從祖叔母」，敬敬姜爲穆伯之妻，而穆伯又爲季平子之弟，故於康子爲從祖叔母，家語公西赤問篇作

從祖母。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語，皆不踰闕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胡不自安？」其母歎曰：「使僮

子備官，魯其亡乎！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

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四字爲句，此

南務修篇「沃土之民，多不才者」饒也，「才」「材」古通，是其證。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

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容按：「忘」「亡」通

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曰：「何不自安？」「容按：「何」，當依上文作「胡」，國語正作「胡」，宜據

改。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容按：此乃敬

及上節並見幽語魯語，均與慎到法家之言無關，疑亦後人竄入者。

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雛，成而飛之，王念孫曰：此當作「削竹木以爲雛，雛成而飛之」，今本少一「雛」字，則文不足義，太平御覽工藝部九所引，已與今本同，初學記果木部

句，「而」，猶「乃」也。禮記檀弓鄭注云：「而，猶乃也。」成而飛之，言既成而飛之也。三日不下，公輸

子自以爲至巧，墨翟言於公輸子曰：「子之爲雛也，不如翟之爲車轄。」容按：「翟」，王氏據御覽工藝部九引，改作「匠」。須臾

睿按：即韓子所謂「劉三寸之木」，王云：「劉」，當爲「劉」，集韻「斲」，或作「劉」。廣雅曰：「劉，斲也。」不費朝之事也。劉三寸之木，今本廣雅譌作「劉」，俗書「劉」字作「斲」，故「劉」字亦作「斲」，形與「劉」相似，因譌爲「劉」，此言爲車轆者，斲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非刻鏤之謂也。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睿按：「巧」，猶「工」也，「所爲工也」，淮南覽冥訓注「巧，工也」，齊俗訓「魯般墨子，以木爲鸞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此云「爲巧」，猶彼云「爲工」也。墨子作「功」，「工」通。周官肆師注古者功工同字。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睿按：此節見墨子魯問篇。

霍王使使至於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

賈子曰：「霍王使使之楚，楚王饗之章華之臺。」

高廣美麗無匹也楚王曰

「翟國亦有此臺乎？」對曰：「翟王茅茨不剪，綵椽不刻，猶以爲作之者勞，居之者佚。」楚王大作睿按

：此節見韓詩外傳八，作齊景公使人於楚，一章華之臺，作「九重之臺」。

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

睿按：「汝」下疑脫「以」字。

傳之子孫吾厚德

而廣惠不爲驕侈不爲泰靡童牛不服童馬不馳士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恃以成萬材睿按：「恃」，當爲「時」。下字疑涉下「天下」而衍，「天不失時」，言天不失雨露之時也，故下文曰：「天下利之而勿德」。萬材已成牧以爲人天下利之而勿德是

謂大仁

榮啓期者，

睿按：淮南齊俗篇，列子天瑞篇，說苑雜言篇並作「榮啓期」，與此同，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家語六本篇作「榮聲期」王肅注曰：「聲，當爲啓，或曰：榮益期也。」

孔子遊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惟」通。吾

得爲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旣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旣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此

節見列子天瑞篇，家語六本篇，說苑雜言篇，「何不樂也」，並作「當何憂哉」？（當，疑尙）文選琴賦注引列子作「復何憂乎」？

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率羣臣刻璧爲書，東沈洛水，言天命傳舜之意。

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座右，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此有道者之有也，：此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有道者宜處之。」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卽位，然後湯卽天子之位。

周成王問鬻子曰：：容按：漢書藝文志道家有鬻子二十二篇，班固曰：「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按今本鬻子僅十四篇，且文多殘缺，雜亂，蓋非原本。「寡人聞

聖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壽，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在天乎？」鬻子對曰：「夫聖人在上位，天下無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也，則民得盡一生矣，：此聖王在上，則君積於德化，：此

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餓，民得二生矣；聖人在上容按：當依上文作「聖王」，

上文「寡人聞聖人在上位」，則君積於仁，吏積於愛，民積於順，則刑罰廢而民無天遏之誅，民則得三

生矣；容按：「民則」二字疑倒，宜据上文乙。聖王在上則使之有時，容按：「之」，當依守山閣本作「人」，即論語「使民以時」也。而用之有節，則

民無厲疾，民可得四生矣。容按：「可」字衍，宜据守山閣本刪。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境

外之不善者；容按：「境」，管子作「竟」。先定鄉大夫之家，容按：「鄉」字誤，當依管子作「卿」。然後可以危鄰之敵國

。容按：「危鄰之敵國」，當作「危鄰敵之國」，「鄰敵」二字連文，韓子飾邪篇曰：「則兵弱而地削，國制於鄰敵矣。」喻老篇曰：「有道之君，外無怨讎於鄰敵。」管子形勢篇曰：「鄰敵畏其威」，形勢解曰：「以事鄰敵」，荀子王制

篇威彊未足以殆鄰敵，並其證。管子小問篇說與此同，中匡篇作「危救敵之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容按：此節見管子小問篇中匡篇。

仲尼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

其能，率然問焉，容按：「率」當爲「卒」，字之誤也，隸書「率」，或作「卒」。與卒相似，故卒譌爲率，國語齊語曰：「十邑爲卒」，管子小匡篇「卒」譌「率」，是其證，此「

卒然問焉」，即孟子梁惠王篇之「卒然問曰」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

也。莊子列禦寇篇正作「卒」，宜据改。

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賢不肖人得矣。竇按：此節見莊子列禦寇寇篇；無「賢」字。

知忠，此篇原刻全脫，依治要補。

亂世之中亡國之臣非獨無忠臣也；治國之中顯君之臣非獨能盡忠也。治國之人忠不偏於其君；亂世之人道不偏於其臣。然而治亂之世同世，有忠道之人臣之欲忠者不絕世，而君未得寧其上。無遇比干子胥之忠而毀，率主君於閹墨之中，遂染溺滅名而死。由是觀之，忠未足以救亂世，而適足以重非，何以識其然也？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瞍；桀有忠臣，而過盈天下。然則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原作「義」，依意林引此文改。而忠臣不生聖君之下，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過職，而職不得過官，是以過修於身，而下不敢以善驕於守職之吏，人務其治，而莫敢淫偷其事，官正以敬其業，和順以事其上。」○「吏作「史」，又於「和」下複衍「吏人」，如此，則至治已亡國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國之君，非一人之力也。至「正以」凡十五字，今依文義刪正。」

將治亂在乎賢使任職，而不在於忠也。故智盈天下，澤及其君；忠盈天下，害及其國。故桀之所以亡，堯不能以爲存。然而堯有不勝之善，而桀有運非之名，則得人與失人也。故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也；粹白之裘，○「粹」，原作「狐」，蓋非一狐之皮也；○意林「皮」作「腋」，按御覽七百六十六，又九百九，並作「皮」，與治要合。治亂安危存亡

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按此六句，又見文選盧子諒答魏子悌詩注，四子講德論注。

君臣，此篇原刻全脫，依治要補。

爲人君者不多聽，據法依數，以觀得失，無法之言，不聽於耳；無法之勞，不圖爲功；○二句又見文選長楊賦注。無勞之親不任於官，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惟法所在。

慎子逸文

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六帖十一，「舟」下有「故」字。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句又見六帖十二。秦越遠塗也；安

坐而至者，械也。○御覽七百六十八。

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睿按：以上五句見內篇。有長幼之禮，無勇怯之禮；有

親疏之禮，無愛憎之禮也。○類聚三十八，御覽五百二十三。

河之下龍門，○寰宇記四十六，「河」下有「水」字。其流駛於竹箭，騶馬追弗能及。六帖六，作「追之不及」，寰宇記亦有「之」字，御覽四十。○睿按文選張平

子南都賦注，引作「西河下龍門，其流敵於竹箭」。

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書鈔四十四，引作「畫跪當黥」。睿按荀子正論篇楊注引同。以草纓當劓，以非履當別，以艾鞶當宮，○睿按正論

篇注引「非履」作「履緦」，「鞶」作「畢」。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人肢體，鑿其肌膚，謂之刑；畫衣冠，異章服

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睿按：「戮」當世用刑，而民不從。○御覽六百四十五。

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故無失言失禮也。○御覽七

十六

堯讓許由，舜讓善卷，皆辭為天子，而退為匹夫。○類案二十一，實四百二十四。御

折券契屬符節。睿按：「屬」，「斷」之借字，說文曰：「斷，斫也。從斤，屬聲，職玉切」，古同聲之字，例得相假。賢不肯用之。○御覽四百三十，鈔本

節，賢不肯曰之，物以此得，而不記於信也」。按文有脫誤，不可讀。

魯莊公鑄大鐘，曹劌入見曰：「今國褊小而鐘大，君何不圖之？」○初學記十六，御覽五百七十五。

公輸子，巧用材也，不能以檀為瑟。○御覽五百七十六，

孔子曰：「邱少而好學，晚而聞道，以此博矣。」○御覽六百七。

孔子曰：「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周人賞且罰。罰，禁也；賞，使也。」○御覽六百三十三。

覽六百三十三。

燕鼎之重乎千鈞，乘於吳舟，則可以濟，所託者，浮道也。○御覽七百六十八。

君臣之間，猶權衡也。權，左輕則右重；右重則左輕。睿按當云：「左重則右輕」。左輕重迭相槪，天地之理也。○御覽八百三十。

飲過度者生水；食過度者生貪。御覽八百四十九。

勁而害能，則亂也；云能而害無能，則亂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注。容按：「云」，有也，說見王引之經傳釋詞。

棄道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識識天下，誰子之識能足焉。○荀子王霸篇注。

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荀子解蔽篇注。

獸伏就穢。○文選西都賦注。

趨事之有司賤也。○文選謝元暉始出尚書省詩注。

久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文選吳季重答魏太子賤注。

家富則疏族聚，家貧則兄弟離。容按：此二句見內篇。非不相愛利不足相容也。○林意。

蒼頡在庖犧之前。尚書序疏。

爲毳者患塗之泥也。○書益稷疏。

晝無事者夜不夢。○雲笈七籤三十二。

田駢名廣。○莊子天下篇釋文。

桀紂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亂，關龍逢、王子比干不與焉，而謂之皆亂其亂者衆也；堯舜之有

天下也，四海之內皆治，而丹朱商均不與焉，而謂之皆治，其治者衆也。○長短經勢運篇注。

日月爲天下眼目，人不知德；山川爲天下衣食，人不能感。○御覽三，以此四句爲任子文，「感」作「謝」。有勇不以怒反

與怯均也。○二句又見覽御四百三十七，及四百九十九。

昔周室之衰也，厲王擾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文選東方曼倩答客難注，嘗按此條，錢熙祚輯。

跋

慎子劉向校定四十二篇隋唐志皆十卷崇文總目二卷三十七篇是其文代有散佚書錄解題稱麻沙本五篇則宋末通行之本已與今同江陰繆氏蕩香彥藏寫本蓋從明萬歷間吳人慎懋賞刻本鈔錄者其書分內外篇內篇三十六事外篇五十事，容按：細考本書，當云：「內篇三十七事，外篇五十事，合而爲一，故較四庫本守山閣本均不同，守山閣據治要御覽各書，輯爲逸文者，此均有之，似高出孫云三十六事也。」較四庫本守山閣本均不同，守山閣據治要御覽各書，輯爲逸文者，此均有之，似高出各本上而從未見收於著錄家之目亦可謂驚人祕笈矣藝風先生又據羣書治要補出二篇並附逸文于後毓修更以藝文御覽及治要守山等本校其異同綴于簡末慎子善本當推此矣刻成先生已歸道山輒誦海岳「賞物懷賢心不已」之句爲之慨然庚申十月無錫孫毓修跋

集說

事實及卷帙

司馬遷曰：「慎到趙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旨意著十二論。」史記孟荀列傳。

又曰：「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史記田敬仲世家。

張守節曰：「慎到趙人戰國時處士藝文云：『作慎子四十二篇也。』」史記田敬仲世家正義。

高誘曰：「慎子名到齊人」淮南道應訓注。

又曰：「慎子名到作法書四十二篇。」畢沅曰：「舊本作四十一篇，今據漢書藝文志改。」在申不害，韓非前，申韓稱之也。

呂氏春秋慎勢篇注。

漢書藝文志法家「慎子四十二篇」諸子略。班固曰：「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

楊倞曰：「齊宣王時處士慎到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先申韓，其意相似多明不尙賢不使能之道。」

著書四十一篇。容按：「此四十一篇亦誤，荀子脩宜據漢志作四十二篇」，身篇注。

新舊唐書藝文志「慎子十卷滕輔注」。隋書經籍志「慎子十卷，滕輔注」。崇文總目「慎子三十七篇」。

鄭樵曰：「慎子一卷戰國時處士慎到撰，舊有十卷，漢有四十二篇，隋唐分爲十卷，今亡九卷，三

十七篇」。通志藝文略。

又曰：「慎到爲韓大夫，著慎子三十篇」。通志氏族略引風俗通，○容按：「慎到，趙人，著書四十二篇」楊倞曰：「周處士慎到」。其

曰處士，則未仕可知，應氏謂爲韓大夫，並著書三十篇，未審所本，想非本書之慎子也，姑畧之以待考。

陳振孫曰：「慎子一篇趙人慎到撰」。直齋書畧解題法家類。

姚明暉曰：「今本凡五篇爲一卷，四庫入雜家類，提要疑爲明人拮拾殘剩，重編次者，慎到見史

記孟荀列傳」。姚氏注解漢書藝文志。

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史記孟荀列傳註。

張守節曰：「慎子十卷在法家」。史記孟荀列傳正義。

顧實曰：「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先申韓，申韓稱之。殘。清四庫雜家類，著景慎子一卷。司馬遷曰：「慎到趙人學黃老道德

之術故著書十二論。」楊倞曰：「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尙賢不使能之道。」

荀子解蔽篇注，案非十二子篇，以慎到田駢同議，

儒效篇，又以慎墨同詆，正與韓詩外傳以老墨爲俗儒略同也。

王應麟曰：「漢志四十二篇今三十七篇亡，惟有威德因循民雜德立思

人五篇滕輔注。」攷證沈欽韓曰：「今五篇亦非完篇矣。」疏證嚴可均曰：「隋志舊新唐志皆十卷

滕輔注。崇文總目三十七篇，書錄解題稱麻沙刻本纔五篇。余所見明刻本，亦皆五篇，今從羣書治要

寫出七篇有注，卽滕輔注，其多出之篇曰知忠曰君臣其威德篇多出二百五十三字，雖亦節本禮陳

振孫所見本爲勝藝文類聚六十有漢滕輔祭牙文隋志梁有晉太學博士滕輔集慎子注爲漢爲等

未敢言之。」鐵橋漫稿。錢熙祚亦有校本附輯逸文。漢書藝文志講疏○睿按：錢校本，卽守山閣本也。

胡適曰：「漢書藝文志有慎子四十二篇，今不傳，惟存佚文若干條，後人集成慎子五篇。」漢書藝文志：一慎子先

申韓，申韓稱之，此言甚謬，慎子中國哲學史大綱在申子後，第十二篇第一章。

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書錄子部曰：「慎子內外篇附補遺逸文校語一冊，江陰繆氏編香影寫本。周慎到

撰。此籒寫明萬歷間慎懋賞刻本，分內外篇，內篇三十六事，外篇五十事，較四庫本守山閣本均不同，

守山閣據羣書治要御覽各書輯爲佚文，此均有之，實高出各本上，繆氏又從羣書治要補出二篇，並

輯佚文後附校語極爲完善」

清四庫全書提要曰：『慎子一卷周慎到撰到趙人中興書目作瀏陽人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慎到趙人見於史記。」瀏陽在今潭州吳時始置縣與趙南北事不相涉，則稱瀏陽者非矣。明人刻本，又云：「到一名廣」案陸德明莊子釋文田駢下注曰「慎子云名廣」然則駢一名廣非到一名廣尤舛誤也。慎子之學觀莊周天下篇所稱近乎釋氏然漢志列之於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爲刑名，此其轉關，所以申韓多稱之也。語見漢書藝文志。其書漢志作四十二篇，唐志作十卷，崇文總目作三十七篇，書錄解題則稱麻沙刻本凡五篇，已非全書，此本雖亦分五篇，容按謂四庫本。而文多刪削又非陳振孫之所見蓋明人拊拾殘剩重爲編次，如云：「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二句前後兩見知爲雜錄而成失除重複矣。」

學術之眞諦及其批評

莊周曰：「公而不當，容按釋文云：「崔一本作「黨」。易而无私，決然无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

虛文語曰：作「不黨」是。

謀於知，於物无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无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謾牒无任而笑天下之尙賢也；縱脫无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動靜无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无譽。故曰：「至於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概乎皆嘗有聞者也。」莊子天下篇。

成玄英曰：「息慮棄知，忘身去己，機不得已，感而後應，揀鍊是非，據法斷決，慎到守此，用爲道理。」莊子天下篇疏。

荀卿曰：「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荀子天論篇。

又曰：「復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睿按：王念孫曰：「詳祥古字通，不詳不荀子成善也」相篇。

又曰：「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荀子解蔽篇。

又曰：「苦夫譎德而定次」睿按：「譎」本作「譎」，誤，今從王氏說改正。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

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荀子儒效篇。

又曰：「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睿按：王念孫曰：「下脩當爲不循，謂不循舊法也」。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

言成文典，反糾察之，則偶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

衆，是慎到田駢也」荀子非十二子篇。

韓嬰曰：「夫當世之愚飾邪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欺惑衆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則

是范雎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鈞鄒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聞，見雜博，然而

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說務自爲工道無所遇，而人相從，故曰十子者之工說說皆不足，舍大

道，美風俗，治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衆愚，交亂樸鄙，則是十子之罪也。」韓詩外傳

楊倞曰：「慎子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尙賢不使能之道故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爲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荀子解蔽篇注。

又曰：「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尙賢不使能之道故莊子論慎到曰：『塊不失道』以其無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荀子天論篇注。

劉勰曰：「慎到析密理之巧」文心雕龍諸子篇

郝懿行曰：「……法者慎到李悝韓非商鞅……各得旨趣遞相傳述」韻彙梁章鉅退庵隨筆卷十七。

梁章鉅曰：「慎子之學近乎釋氏而漢志列之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以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爲治然法有不行勢不能不以刑齊之黃老之爲申韓此其轉關乎？」同上○容按：此說本之清四全庫書提要。

